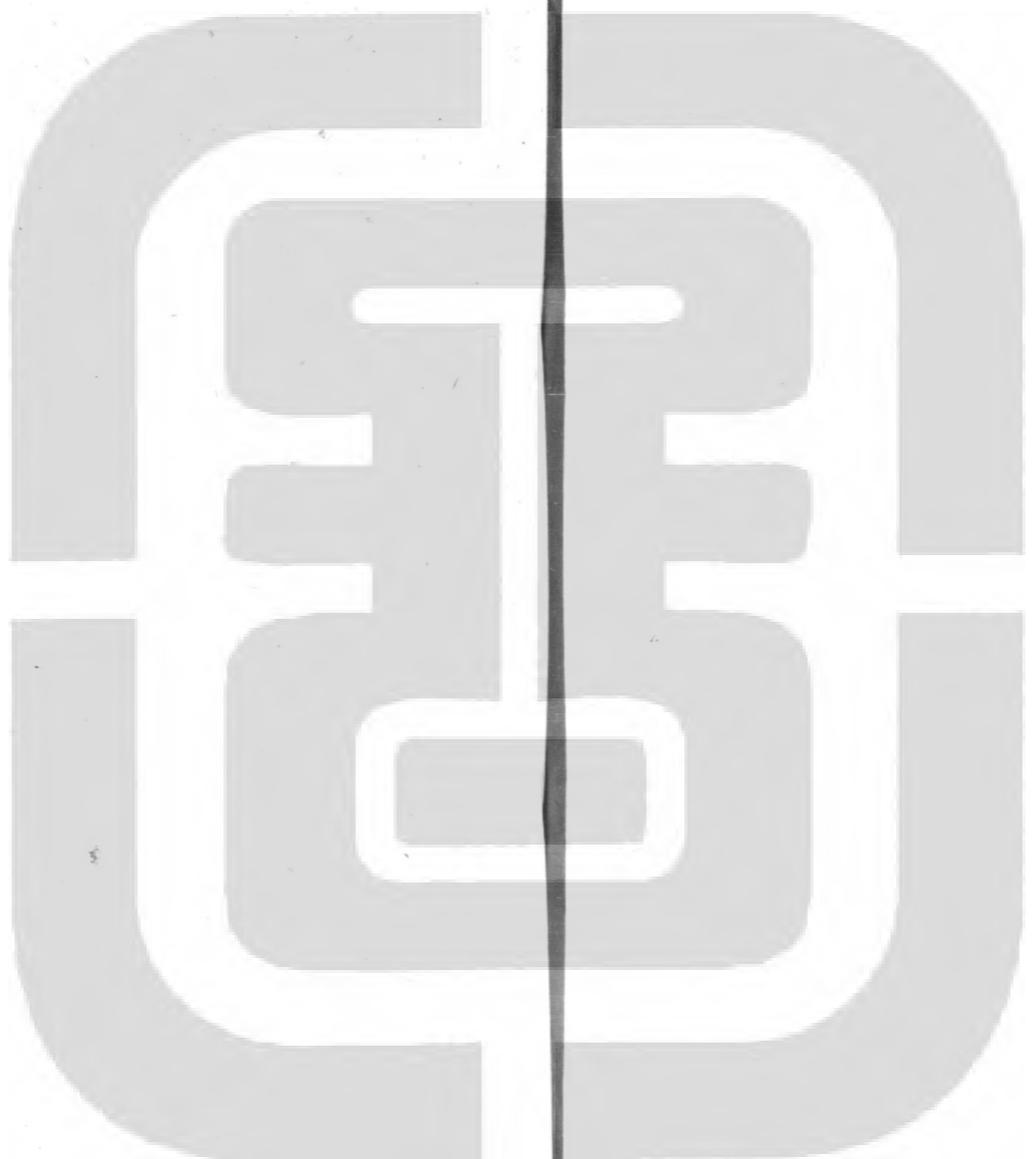




101 000 000 000 000



老莊通序



夫老莊氏者其道至道其人至人哉  
神栖乎無垢故其趣冥寂量起乎  
無央故其名宏故以寂為放、乃不  
誕以放為寂、乃不枯夫不放未有  
能寂不寂未有能放者也非放而翔

于察廓斯物外泊焉而俯授其何  
能察非察而泊乎清虛斯物中授  
焉而定隨其何能放糖糝六合擇斥  
以極二民之名則放矣木可槁灰可死  
凡此必輪柳生附二民之趣則寤矣大  
要放奉之寐哉挽手測觀官乎大

定斯何物足尔其骨中而後糝糝擇  
斥亡之不可名日月必燦名雷霆必吼  
若秦岱必魏瓦滄溟必簸則其固結  
彼不以為堪而凡夫之人見以為堪持  
論迨真說理多粹其高者足為獨痛  
愚而其粹者注之合于孔孟程龍之貴

三千年一人之評傳者不盡此也夫其寤  
豈在皮毛而致豈在脣吻哉狂夫眊眊  
空世法得矣以一錢而立亂辟人使所  
後物遭貴人之多薄而立戢何放之  
有晉之學老莊者何鄧以踪嵇阮以  
狂是不寐而為放者也道必無幾、之者

前有河上後有孫登之而真之而籍、  
斯豈以皮毛脣吻為苦歟漆園去邪  
儒者以仁義禮樂治世貴於押高  
名教時或此薄者在此以治世者能為  
則彼以出世自然為宗治世而立堤坊  
常相保聚出世而領清淨超越塵

濠斯兩者要不可相廢。腐之梁肉之  
味。濟人飢。虛甘露。源將解。人煩渴  
矣。治者在而深則起。則其餘可弘化  
理。治者在而淺則蕩。則其弊或蠢  
名教。且者在之所謂放。解。得之謂也。非  
後人之所謂。枉蕩也。世之卜筮。民偽  
流起。是非。柴其中。多棄。戰其外。相煽  
以浮聲。相誣以譎。習。束人。絞。繩。名。莫  
得。脫。者在。在之。于是。為。洗。洋。自。恣。思  
馳。而。立。廣。莫。之。鄉。返。無。名。之。朴。以。蹤  
浪。于。大。化。中。完。神。明。而。起。生。死。而。後  
之。學。子。志。在。去。乃。以。猖。狂。吻。睫。問。作。達。

則失之遠矣。今士大夫無論窮之  
與效，要不可無超然之致。夫種之不  
如器也，誰陰之不如留侯也。豈非超  
不超，功效之相為天壤哉。肩吾先生  
注志在名之曰老莊通。余讀之，厥理  
弘深，厥旨衍暢，以自得之靈心而印之  
于遠人之玄義，久之吾儒而酌其同  
異，問證之佛氏而會其指，歸撮其  
粹，則為志在之孝子，救其失則為  
老在之忠臣。是所謂互解而深于  
老在者矣。彼不遺物而超物，不離塵  
而脫塵，不出仁義禮樂之場而坐臻

清寧湛一之境是故身處嚴廊心  
游山澤弛寄鞅寧手神宅消搖先生  
持論有云人之生日夜相代手前而  
不知其所萌目任而我無情夫然後  
謂之靜歛動亦靜安得靜手執環  
中以視貴萬機則有體至理則無  
我且為明鏡安疲累照我且為清流  
寧憚惠風則先生之相業可觀矣孔  
孟為吾師志在公為吾用信所謂至  
人其幾乎善學者志在者亦之矣殊無  
亦之放蕩門生以序入晉徒賢以效  
求斯得失之大較也是肩吾先生注

老莊意也

萬曆己亥冬一衲道人屠隆律真  
甫篋

汪禮約書

老子通序

萬曆丁亥春一貫請告歸省既獲命矣會

上方靜攝未果辭裝已入舟邸中虛無書玉山程孟

孺手書五千言來寄發而讀之有會於心也輒命泰

鴻從旁錄居數日滿紙遂借諸家箋參互而削成焉

成之日次德州矣蓋家大人素好老子一貫還患無

所操以獻藉手無味之旨庶幾盡一觴云自昔箋老

子者何可數以董思靖所記蓋一百二十二家思靖

以後予所覩記者復六家雖不盡存可徵尚五十家

也味道者各應心而會理纂言者或得意以忘辭曲

暢旁通信以難矣矧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雖聖人復生能爲中人語上哉大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古之茂哲多矣而不能合孔老之異同有比而同者輒傳會非倫能服人口不能服人心吾惡知同之者是而異之者非也吾惡知異之者是而同之者非也何也凡言之爭起於激老子旣欲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矣何怪乎儒之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異之固宜其尊老者又過方外無論矣儒者如蘇吳薛王納而附之儒不異不惟不知孔亦不知老起老子而論之其首肯哉今一貫獨以老解老而同異之際使人自擇焉嘗爲之說曰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厚者訛中爲分別中者訛厚爲過情要之中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孔子者中而未嘗不厚者也學者祈得其中而至於分如牛毛去薄不遠以老佐之庶幾其爲孔子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一貫五十加一矣雖不敢望伯玉又安知今之所是他日不以爲非也存諸家爾安敢示人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四明沈一貫書

讀老槩辨

沈子曰尊老者過諛薄老者盛貶夫老子具在得失惡相掩哉以聖賢之心讀之則老其長者之言迎之以詐利之心斯屠劊之嚙矢矣余節先正之論取其合者載之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詘儒學儒學亦詘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息皆原於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遠矣夫儒之與老子異也豈一日哉老子自爲太多爲人太少詳於語上而疎於語下荀子曰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伸蘇子曰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釋氏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其說又老氏之眇也此可以觀異同之略矣若例之於申韓蘇張渙然甚殊而爲申韓蘇張者常自附於其說爲老子累大抵學各有敝流各有波猶一陽之必至於剝一陰之必至於夬其執則然無足怪者道至執中極矣而猶有小人之中庸如子莫鄉愿者流也况其他乎據其末而罪其始使爲芻靈者與爲備者均罪而同棄之甚矣太史公謂三子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是未嘗以申韓爲老子罪也罪老子以申韓則傳者過也如莊子亦原於道德未有權詐也而謂與申韓伍可乎程子謂申韓與老子甚懸絕蘇秦張儀取道更遠斯確論矣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阮逸曰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余謂文中特恕老莊亦余之意也

夫

程子曰老氏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盖有所自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予奪翕張有此理也而老子與之翕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權詐之術也老子之意其果然邪程子亦衛道嚴而憂世切懼學者之流於邪甚言以防之耳老子固雜列禦寇記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則謂黃帝之書任章告魏桓子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則謂周書然則五千言直老氏語邪金人銘稱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周祝稱文之以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矛皆老氏旨也然則老子非自爲一家言取古法言纍之以成書耳書當出孔子前而在芟落數中盖孔子六藝斷自唐虞雖黃帝之書固有存而不論者矣如論語記以德報怨之言而折衷之其徵也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也亦信易之興也猶在中古憂患之餘也老子歷世久而更事多是故其意危其語反其發慎而其自處厚顧未爲大中之道

朱子曰老子謙冲儉嗇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一毫不便不肯做又曰老子只要柔伏其氣不與人爭纔有一毫計較思慮之心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這工夫極難畫本老子笑嘻嘻地雖未必肖亦是他的氣象又曰老子雖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亦不問又曰如漢文帝曹參是用老子之效但只得老子皮膚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極虛無卑弱及緊要處發出來教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又曰如所謂代大匠斲者必傷手謂惡人不必自治自有自治之只是占便宜不肯犯手做又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說話都於反處做起余謂朱子篤論矣然吾道有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曰安其身而後動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雖閉戶可也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曰犯而不

校曰君子無所爭曰爲天吏則可以殺人如此類者原該有老子意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不可邈也若嘗爲占姦取便竊弄闔闢機筭之術則聖人之權用廢矣且夫危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正言似反吾亦有之矣

程子曰老子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愚按老子意謂萬物從無而有程子意謂萬物從有而有從無而有以氣聚散言昭然易知世人皆主是說從有而有而未始出於無此理亦昭然何則天地未始有始未始有始則未始有無物之時化化相乘生生不已豈有無化而化無生而生者乎皆二氣之雜揉而衍疏之以爲億萬也故言氣從虛生可也言氣未始從虛生亦可也老定言從虛中生儒定言非虛中生皆似偏着

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吳臨川曰老云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物指動植之類言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道體言余謂氣乃實物理則虛名虛名不能生實物吾疑老子之所謂無者非指理言乃指氣之未形於物者言朱子吳子失其意耳何以

知之自其首章知之首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然則老子兼有無而名道也豈但以無爲道哉或曰子謂理不能生氣矣何以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明言氣從理生也何哉曰立言甚難讀者當得其心不然則泥理氣雖殊然舍氣無以見理故謂氣生卽理生亦可氣有聚散理則萬古常在故謂氣從理生亦可以周子太極圖明之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然後兩儀立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夫無極而太極者非理乎陰陽動靜非氣乎理安得有動靜理安能生陰生陽今日理靜而生陰理動而生陽周子之言亦幾於舛矣得其意則知理寓於氣氣之動靜卽太極之動靜也而太極之說了了矣至于老曰無周亦曰無知周之說當不疑于老之說也然則同乎曰不同老之意歸于無極多周之意歸于太極多一語而輕重之間懸殊

韓子曰老子之小仁義非小之也其所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許魯齋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老氏謂道德仁義

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老子所見異不  
必槩舉楊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夫謂仁義禮樂非矣而焉有道德之是哉余謂老子之所謂道德者渾淪含蓄之稱卽吾所謂大仁大義大禮大樂也其所謂仁義禮樂者乃吾所謂小仁小義小禮小樂也小仁妨仁小義傷義小禮害禮小樂壞樂理本如此老莊之意惡人之析道德以爲仁義禮樂而欲融仁義禮樂以爲道德故激之爲槌提絕滅之論得其意可也  
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余謂老子以煦煦言仁謂聖人不煦煦耳若以吾之所謂仁而譏老子老子何辭雖然程子謂天地何意于仁而儒者又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天地豈有不仁乎余嘗爲之論曰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程子此論確論也心惟無普普則必于仁情惟無順順則必于仁有不仁則有不普不順者矣必普必順此所謂天地聖人之大德也

以其無心無情則老子謂之芻狗亦可以其必普必順故老子有橐籥之說焉毋但斷芻狗之章而坐老子罪可矣

程子曰君子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亦自賊其性歟余謂孔子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儻老子之意亦如此則可苟如秦之愚黔則失矣

吳祕曰家語記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曾子問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故昔人疑爲兩老子朱子曰他會爲柱下史曉得禮之曲折只是說這事不用得亦可用禮時反苦多事余謂老子之薄禮正與孔子不從後進意同但老子說得太直截

何燕泉曰張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爲而邵子特稱老子得易之體畱侯得易之用詩篇之所

詠贊者尤至大抵子房學老氏而康節如子房若見用時機權術數有所不免邵其未醇乎康節所樂朱子譏其有自私意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或問康節與楊氏爲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噫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王霸大鋪舒何等人豪猶可議如此甚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余謂孔門之學貴乎精義入神無精義入神之功而先以醇疵難判之語溷其胷中則終身殆矣故不觀千劍之鑄者難以論劍不能渾脫舞者難以弄劍朱子之不言也蓋難言哉世之讀老者慎諸

老子通卷之上

道德經上篇

按史記云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然則分上下不分道德也分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後世之誤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儒之所謂道者路也以日用常行言而體自在其

中老之所謂道者直指本體言似與儒異而於儒之微言未嘗不同也知常曰明道之所貴者常也常道者亘古亘今通幽通明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雖萬變萬化而未始有易者也世人以言詮道徒求於名稱象色之間而不知名稱象色可以盡物不可以盡道是道之一隅非道之全體故曰可道者非常道可名者非常名也名不足以盡道故必合無名有名之論而後盡真常之體求之無欲有欲之間而後可以觀真常之體莊子曰太初無有無有無名此生天生地之根所謂天地之始也及太始太素之後謂之有名而日月之所以行江河之所以流者皆從此出故曰萬物母所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欲所以供人之求者皆是人有耳目口鼻烏能無欲所以撫世酬物養生盡年長子孫福黎民者皆資於欲若游於聲色貨利之林而不染未嘗無喜怒哀樂而亦未嘗有之若蓮生於汙而不染於汙此無欲之妙也有喜怒哀樂而各中其節雖以聲色貨利爲用制節謹度財取給而止是則有封畛邊疆之徼焉善觀道者常於靜而無欲之時以觀其妙游心於天地之始一

無所着則見道之體蓋冲虛希夷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常於動而有欲之時以觀其徼隨順萬物之母一無所過則見道之用各有止足分限不可恣其情識之所之者矣徼生於妙有欲生於無欲其出同特其爲名異耳而謂之妙謂之徼則雖有欲而實未嘗有欲故同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玄故以名道玄不足以盡之故曰玄之又玄非玄之外有所謂又玄也玄之又玄故能并包萬象變化無窮而爲衆妙之門斯則合可道與不可道合可名與不可名者以名道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動靜一源顯微無間故謂之常道若世之所謂道從自有萬物後名之而已從有萬物後名之見粗而遺其精語下而失其上滯於一方一隅而不可語大道之全執有爲之事而破無名之樸道之裂以此故無以養生無以盡年無以治國無以愛民起大亂之端此語道不精之過也故老子首發此義云其在中庸則無欲之妙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有欲之徼發而中節之謂也節即徼也同謂之玄者中和之謂也常者庸也惟執天地之始故可以位天地惟守萬物之母故可

以育萬物而爲衆妙之門。夫道一而已。故語不謀而同也。然則無不同乎。曰有。老之所謂微亦節也。顧其所謂節者。特節省之節。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是也。儒之所謂節。則有異焉。曰中節。中節者。時中之謂。故有殺而無害於慈。費而無傷於儉。先天後天。無之不與天合。而不專主於不先此之謂大。中至正之道。學者不可不辨。微音叫邊境也。

道本易簡。謂之真常。了無奇特。亦無變更。纔涉名稱。便有安排。與天巧不相似。或徇迹而喪真。或見本而遺末。舉一廢百。是異非常。旋生即滅。是暫非常。故道而可道者。非常道。名而可名者。非常名也。非終不可道。不可名也。道之名之。鮮不失其真常。故耳。故以兩言盡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在元始則太極未判。兩儀未分。在天地則一陽未動。萬物未生。在人心則思慮未起。喜怒哀樂未發。方斯之時。不落方體。不涉擬議。此天地之權輿。鬼神宗統。萬事萬化之根原。道之真空本體也。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有色可見。有聲可求。有象可執。在元始則混沌初分。清濁初判。在天地則陽氣初復。

長日初至在人心則物感初交意念初動方斯之時有胚有胎有形有質乃生天生地神鬼神帝之資萬事萬化從出之地也道之妙有顯用也故曰萬物之母欲知天地之始須於無欲中見之然以寂滅苦空爲無欲則非真常無欲猶存空見即隔礙心安得而知之惟真常無欲者廓然虛無意識都泯空無所空所空亦空不存空見與太空等則以神會神妙理自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可得而觀矣欲知萬物之母須於有欲時見之然以徇生執有爲有欲則非真常有欲隨流遷轉離母日遠安得而見之惟真常有欲者觸機赴感天真自呈欲無所欲所欲自動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以化合化竅端自露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者可得而觀矣無不終無乃有之體有不自有乃無之用有無旣判則如山水澤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安得不謂之異有無無端則如水之濟火山之通澤陰之感陽晝之生夜復通爲一安得不謂之同其出本同其名則異故無非絕無謂之真無有非定有謂之妙有不可謂無爲道有非道不可謂有爲道無非道同謂之玄也凡物遠不可見者其色黝然

玄也。大道之妙，非意象形稱之可指，深矣遠矣，不可極矣。故名之曰玄。以玄名之，猶似不盡。故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人知有之爲有，而不知有之爲妙；又不知妙之爲玄。知有之爲妙，又知妙之爲玄。而後知有非真有，特無之寄寓耳。寄來何足喜，寄去何足悲。又知玄之未始不爲妙，而後知無非絕無。無亦自有，知無之自有，又何必蹶蹶然惡而逝之。故至人不爲世，亦不離世。處清淨而不爲高，坐泥淖而不爲汙。當生不爲來，當死不爲去。齊萬物一窮通。時至則行，無罣無礙。故功蓋天下，不謂之功。謂之無利。盡四海，不謂之利。謂之無老死。山澤迄無聞，稱亦不以無名爲愠。無名固道也。有無名而後有名，凡名之不永者，有名爲祟。故也。常者久而不變之謂混，而無奇之稱。旣曰常，又曰玄，所以益名常之不可易，不可加也。聖人特常之至者耳。不能聖人者，患常之未至，慎毋求多於常之外也。此不佞舊注也。搜之篋中，附載於此。常有欲以觀其竅，與今注不同。今注較是矣。

右第一章。莊子曰：老子之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謂常無常有，復通爲一也。孔門論道

未嘗言無而論聖與學如無適無莫無可不可之類未嘗不言無乃知其大旨與孔子不異特其一以濡弱謙下爲表與聖門殊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易音異和去聲處上聲夫音扶下並同不再音

名可名非常名大美無美大善無善若有美與善之名而天下皆趨之則非美善矣何也決其有欲之微而滴其無欲之妙也呂知常曰體道全德之士希夷微妙與混成等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世人不知縱情溺見殘其淳朴失其正情殊不知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王文定曰自道而出者無物不美無事不善而道未始有其美善也是以常美常善惟夫美善之迹旣彰而人心之競日甚於是乎文滅質僞亂真而美斯惡善斯不善矣孝

本美也善毀受爵者適足以賊世廉本善也避兄  
哇鵝者乃至於亂倫循是而往百行皆然世道交  
喪實原於此甚哉名之爲害而可名之非常名也  
有無相生以下由美不美善不善之難定而推言  
之也有無相生者無欲之妙生有欲之徼有欲之  
徼不離於無欲之妙故無生有有生無生生而不  
窮知有無相生則知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  
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皆循環無端不可致詰矣  
是以聖人未嘗執有而獨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宜作則不辭旣生則不有雖爲而不恃已成猶  
弗居雖不居功而功自不去又安知不美之非美  
不善之非善也此可見可道之非常道可名之非  
常名矣易之爲道吉凶存亡進退消長代謝而不  
已善言易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莊子此義尤多其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尤善  
論矣

論矣

皆知美之四句即民可及由不可及之旨也為而不恃四句即不若與爭於  
之旨也

右第二章發揮有無相生之義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治直吏及下同

世賢者皆務一節之行。以爲天下嚆矢。世主又從而尊禮之。則其徒益繁。而僞益多。聖人無偏無黨。平平蕩蕩。未嘗不用賢。而未嘗尚賢。故揣摩之形。不見。而利祿之路不開。天下之爭端絕矣。戰國之士。所至則諸侯擁篲前驅。故傾險之習滋。東漢之末。士爭以氣節相高。邦國淪沒。此非尚賢之過哉。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則盜竊之源塞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非閉目而不見也。謂天下無可欲者。足以動其中。如空花鏡月之過前。等靚粧於白骨。齊樂懸於鳥嚶。澹然無所好。若是則心何亂之有。衿衣鼓琴。舜不以爲美。千駟萬鍾。尹不以爲富。夫何欲哉。治天下若此。使人皆恬惓無思。而神氣內守。心虛而腹則實也。退怯無爲。而精力不耗。志弱而骨則彊也。黜其知。而無知。屏其欲。而無欲。卽有知者亦恥。而不敢爲也。斯則爲無爲。而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論治貴無爲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體本冲而其用之亦或不盈。冲不盈皆虛也。體本空虛。洞然無一物之留。所謂妙也。用亦不盈。濡弱謙下。不盡用其所長。所謂徼也。故玄之又玄。淵乎爲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銳則有觸。紛則多端。光則有分別。塵則渾然無迹。大道摧挫。芒銳而無圭角。解釋紛結而無繫累。和戢光耀而無英華。惟混世同俗。並處雜居。而不自表潔。湛然澄澈。非存非非。存泰定之中。天光自燭。真一之妙。洞在目前。其冲虛不盈如此。烏可以稱子。又安可稱誰氏之子。直疑天帝之先祖耳。帝之先吾猶不敢正而名之。况稱誰之子哉。

右第四章論道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數如字

仁之爲名。世之所尊。比於道德。則一節之名而已。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豈煦煦然必欲仁。

之而已哉。方春而生之，涉秋而遽殺之，方德而懷之，執刑而遽誅之。若芻狗之在祭祀，禮之雖甚，恭棄之亦不惜，存乎其時而已。以此觀之，則仁之者，天地聖人也不仁之者，亦天地聖人也。以至虛爲心，而無意無必，若必煦煦而生之，如婦寺之慈，禽犢之愛，是滯於有欲之境，而非無欲之妙矣。何以爲天地聖人？故天與地之間，猶之橐籥焉。橐，治之鞞也。籥，橐之管也。皆所以生風者。屈者鬱抑而不申之意。天地之間，體虛而用實，靜無而動有。當其未動，曠然虛空而無所鬱抑；未始見其有，及其動也，氣機默順而妙應不窮。未始荒於無，此道體也。由此而出，必以仁弟不爲仁，耳曷嘗沾沾焉行其私恩小惠，以煦濡萬物哉？故天與地之間，所謂中也。天下之爲方術者，言愈多而數愈窮，得一察焉以自多，而曰仁耳，仁耳，此未覩天地聖人之大全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此章論虛亦上章之義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上以橐籥喻斯，又

以谷神喻谷至虛無物而應聲若響如有神存而  
不死牝者虛而生物玄牝則深遠而無極之稱牝  
以喻谷玄以喻神故曰是謂玄牝生天生地皆由  
此出故謂之門謂之根非玄牝之外又有門門之  
外又有根也柔和微妙而無止絕實無所存而無  
不存應用無方而不見其勞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漠然無氣之先忽變而有氣又忽變而有形又  
忽變而有死有生循環至於無窮而又歸於無生  
無生而又未嘗不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然而  
然何勞之有蓋自黃帝以來已有此語盡大道體  
用之全極人心寂感之狀備養生秘要之論古今  
賢聖莫不佩誦稍窺其一班而終身賴之蓋邃古  
之秘冊哉僕又嘗爲之說曰綿綿之義具有三說  
其一謂至柔也其一謂至微也其一謂至長也若  
存者不可謂之存不可謂之非存也至人無情故  
無勤常人有作必有輟愈勤則有不勤者繼之矣  
天一日一周而未嘗勤行一度故萬古如斯焉斯  
至人所謂用之不勤也故天之道於穆不已文王  
之道純亦不已

右第六章亦上章之義爲談丹者之祖大氏通

其理者未必知其術知其術者未必通其理而術又異門殆不可算今略存一二以備覽云呂知常曰谷者天谷也一身之元神炁也頭有九宮九宮之外有一宮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自無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爲玄牝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爲牝二炁昇降於呼吸之間有法以制之逆其所順使陰不得而長還其所生使陽不得而微以無爲有易有爲無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旣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爲純陽之人矣襲其炁以養其神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門者二炁出入之門戶泥丸宮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故鼻爲玄門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炁以接於天謂之天根牝元宮上有黃庭通重樓而至口故口爲牝門口通五臟出入重濁之炁以接於地謂之地根當玄牝之炁入乎其根閉極

則失之於急任之則失之於蕩欲其綿綿續續  
勿令間斷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真息來臻  
於大定之中如龜之藏如蛇之蟄如蚌之吞光  
如蟾之納息引而收之於無有之際運而用之  
於溟滓之中未嘗至於勤勞迫切也馬丹陽曰  
人生以氣爲本氣以息爲元息以心爲根腎爲  
蒂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中有一息以通元氣之  
浮沉息總百脉一呼則百脉皆開一吸則百脉  
皆闔是名玄牝之門跏趺大坐收視返聽以意  
思其浮沉勿拘勿縱綿綿延延合於自然金丹  
妙法始終如是而已矣陳致虛曰坤之德其靜  
也翕坎中之戊土內有先天真一之氣乾之德  
其靜也專離中之巳土中藏後天自然之汞此  
所謂玄牝之門天地之根或曰任督二脉謂之  
玄關或曰前有臍後有腎臍腎之間謂之玄關  
或曰兩腎之間有一竅焉謂之玄關以上數說  
雖精粗不同蓋皆至理大抵上爲天下爲地所  
以交合天地而爲人者至精至密只在一處失  
之則升天入地不復爲人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者無欲也故謂之無私也惟無欲能制欲惟無私能成私老子之所謂私與欲者凡今之祿位名壽富貴福澤一切有爲之事皆是非所謂汙染戕賊之欲也王文定曰天地不自生孰生之哉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夫彼所謂居無事者果何物邪天不自運地不自處而居無事者方且爲之

主張爲之維綱爲之推行居無事者不變則天地亦不變居無事者不滅則天地亦不滅天長地久職此而已聖人者握居無事之機者也且人欲身之尊也而先人則人必與我爭先矣欲身之存也而外人則人必與我爭存矣是不可言居無事也不可言不變不滅也聖人知其然非固後其身也不敢與人爭先也非固外其身也不敢與人爭存也居無事而已卒之其身之先也上爲皇而下爲王天下莫有先焉者矣其身之存也參日月而配天地天下莫有久焉者矣人曰此聖人之私其身

也。聖人亦曰：此聖人之成其私也，不知聖人之私也。乃大無私，而其無私乃所以爲私也。私與無私，惟居無事者爲能辨之。

右第七章論無生之生無私之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處上聲惡烏路反幾平聲治直吏反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功蓋天下而不似已出也，不欲見賢也，處衆人之所惡，大似不肖也，犯而不校也。故近道，上善若水者，托處於善地，潛心於善淵，施與則善，仁立言則善，信爲政則善，治臨事則善，能舉動皆善，時隨所往而不爭，隨所處而皆衆人之所惡，爲善若此，夫何尤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學如是矣。王文定曰：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相足成文，故下獨言不爭，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信也，政以理人，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則所包者廣，時則道之周流而不

居者也。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也。

右第八章此章貴不爭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已音以

持滿所以防傾，而加盈之覆矣。揣銳所以防觸，而加銳之傷矣。金玉非久積之物，富貴非可驕之地。功名豈久居之所。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嚴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由於我不在於人。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林希逸曰：曰成曰遂，亦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言也。若不自知止足，則何時爲成，何時爲遂邪。此言皆可味。

右第九章此章貴止足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長上聲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言衆人有生有死之常也。氣之神爲魂。精之神爲魄。精氣盛則魂魄盛。精氣衰則魂魄衰。精氣耗竭則魂遊魄降。與形相離死矣。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此言聖人長生不死之妙也。載如以車載物之載。承之也。營魂也。魂陽生動。有營營往來之意。故謂之營。因名以示戒也。載營魄者。形常承之。不使其遊而爲變。降而爲土也。然聖人以何物而載營魄。邪固其精

氣而已矣。脩鍊之說曰鍊精以化氣。鍊氣以化神。若可以語載營魄矣。而非聖人簡易之道也。簡易之道抱一而已。一者何也。道之子也。萬物之母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而况於人乎。聖人抱一無離。則精氣自住。載營魄之要。何以加此。雖登遐寧出此哉。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夫所謂窈冥昏默。無聞無知。諸云云者。皆抱一之義。其

曰神將守形一語卽所謂載營魄也。至言相發如此。致至其極也。人之氣如奔馬。苟非有以守之。則詭術竊轡。橫逸四出。暴悍孰甚焉。故必專守其氣。至於極柔之地。使如嬰兒。而後可。此言治氣之事。滌除塵垢。遠覽玄微。務使昭曠之地。一疵不存。此言養心之事。皆聖人之所以治身者。其下乃出其緒餘以治天下者也。世之言治者。多眩露其聰明。馳騁於事功。而不知無爲之爲妙也。及知矣。則又不免於遺棄萬事。斯二者皆惑也。聖人則異於是。雖愛民治國。而心常無爲。雖常無爲。而愛民治國之事不廢也。陽舒陰慘。威福予奪。操天門開闔之權矣。然而知雄守雌。以靜勝牡。不敢爲天下先也。故曰爲雌。明目達聰。日照月臨。有明白四達之德矣。然而前旒黻纁。塞耳閉目。爲天下渾其心也。故曰無知。此六乎字。聖人警勵人心之語。言能如是。否也。然文同而義亦小異。無離卽載營魄抱一也。嬰兒卽專氣致柔也。無私卽滌除玄覽也。此三句正應愛民治國有爲也。却欲其無爲。天門開闔非雌也。却欲其爲雌。明白四達有知也。却欲其無知。此三句反應滌除玄覽。或以爲除去玄妙之見。若

釋氏所謂幻滅亦滅者恐非老子之旨既曰玄覽則已無可除者使有可除又安得謂之玄邪生之畜之以下言聖人與天地同其體造化同其用其道可以生養君長天下而其心則不有不恃不宰功高而難名德深而周測故謂之玄德

右第十章論治身治國之術按諸家載營魄抱一之義河上公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以生當愛養之蘇子由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也朱子駁之曰以車乘人謂之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載營魄者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魂加魄上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也河上公以營爲魂固非字義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又失其文意獨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王輔嗣以載爲處

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亦河上之意至蘇子由王元澤洪慶善皆以載爲承人之義不惟非文意且將使神常營動而魄亦不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也王文定又駁之曰朱子之辯子由諸人是矣然其自爲說則欲以魂附魄以動守靜以火追水以二守一其爲勞動紛拏傷生損壽之害孰甚孰否天下惟靜乃能制動惟簡乃能御繁以動守靜則靜必擾以火追水則水必流以二守一則一必散此理之易曉者也老子載營魄之要在於抱一抱一在無爲自然而已非欲於魂魄上加意所以爲聖人易簡之道若以魂加魄以魄檢魂則一身之內魂魄交爭無時休息火炎水沸氣散精流溘然盡矣尚望其長生久視邪余以文定之說當故取而載於註獨營魄之義猶似未妥按朱子謂營與熒同爲精明光爛之意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爲抱靈魄而上升蓋專指魄也營者魄之尊稱耳載營魄者直謂人載靈魄耳不必謂

魂載魄亦不必謂載魂魄盖人之所以生者形也氣之所聚也物始化先有魄故魄在則不死左氏謂天奪之魄言近死也下言抱一則以道制魄而治魂安神之事在其中矣至於寃寃之義薛氏謂古人或言寃或言魄其義相通亦是但謂營卽魂則非矣左傳謂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此或語之未詳者也惟朱子爲當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盖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旣生魄陽曰魂者旣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旣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有理但以噓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是又謂魄識少而魂識多則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楊子雲又以日月

之光明論之月之體質爲魄日之光耀爲魂日  
以其光加於月而爲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  
故曰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  
於日乎此亦以魂魄分陰陽也又按河上公曰  
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難經亦云魂在肝魄在肺  
此語甚難信呂知常曰魂與神并魄與尸合魂  
彊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盖魂屬陽而喜清  
虛魄屬陰而好營爲魂者陰之偶魄者陰之配  
亦陽之賊也且魄之爲物喜人耽聲色尚浮華  
迷昏寐馳騁遊走耗人之精蠹人之氣使人趨  
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也知常雖道  
家言亦可采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音擅埴音殖

此卽有無相生之意言有與無皆不可廢人知有  
之爲利而不知無之爲用也王文定曰輻輪中木  
之直指者下有齒以指輞上有爪以鞣轂輪輻三  
十考功記曰以象日月是也轂居輪之正中而爲  
輻所鞣者無則當轂之空以容軸而利轉者也謂

之藪埏和也。土黏曰埴，和土爲陶者之事。無器之中空受物處也。牖，牕也。所以通明。戶，人所出入也。無則戶牖及室之中空處，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天下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車之受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無也。又三者之賴以濟者也。故曰無之以爲用。有之中，卽藏乎無，非外有而有所謂無也。無之妙，卽御乎有，非舍無而能用乎有也。有無合一之妙如此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約而及之，人心莫不皆然。

右第十一章此章表無之用。王文定曰：王荆公有言：無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有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而老子反之，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又曰：治車者治其轂輻耳，未嘗治其無也。若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踈矣。荆公之論如此，則判有無爲二事，其於聖人體用一原有無俱妙之道，不同矣。且吾嘗觀治車者，其於受軸之藪，先矩而後規，左斧而右鑿，比之轂輻用力殆半也。以爲此處一差不可行矣。何嘗止治轂輻而不及於無哉。揚龜山論荆公以爲離內外判心迹

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出於私智之所鑿可謂深中其病至以爲原於老子則許之過荆公未嘗闢猶龍之藩也况堂奧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令平聲行去聲爲去聲下同

諸欲居於竅則竅爲之塞故當其無有竅之用而况於心乎腹內體之總名爲腹則守五性謹六情節嗜欲養神明爲目者愛春華忘秋實第供觀美而已

右第十二章此章貴遣欲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爲吾之爲去聲

人知寵之爲寵而不知寵之爲辱有若驚然也人知貴之爲貴而不知貴之爲大患有若身然也何謂寵辱若驚爲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於人聞夫之寵妾夫未聞妾之寵夫也聞君之寵臣矣未聞臣之寵君也爲人臣妾不亦下乎持保寵之心

則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惕然惶然而不敢寧。其若驚固宜。何謂貴大患。若身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其有身而持之之過也。若後其身外其身。則無身無身。則無患矣。貴者不免誅夷。陵轢危亡。分崩之患。豈不亦以有貴而持之之過乎。無貴則無患矣。惟至人者。不輕以其身爲天下。而甚貴之愛之。銖軒冕。塵金玉。粟珠羊馬。不當其一盼。故內無驕慢之色。外無妨人之行。讓之而愈來。則來者堅推之而愈集。則集者安。故可以寄托於天下矣。斯則無其身亦無其貴。而免於大患者也。深山有寶。惟無意於寶者。得之。雖造物不容人之多取。而况於人乎。薛君采曰。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爲患。故不願也。

可驚莫如辱。而寵亦辱也。猶夫驚也。大患莫如身。而貴亦大患也。猶夫身也。何謂寵辱。若驚夫。寵必爲人下矣。聞夫君寵臣。未聞臣寵君也。聞夫夫寵妾。未聞妾寵夫也。聞夫主寵僕。未聞僕寵主也。施恩者。據其權受恩者。當其役。故曰。寵爲下。受寵之初。賢者懷報稱之憂。不肖者深竊據之懼。失寵之

日不肖者多無聊之意。賢者亦有不豫之色。得失之患。不獨鄙夫。人情大抵然矣。然則其得寵也有以異於得辱乎。無以異於得辱乎。故曰寵辱若驚。是故至人者。衣食取其裁。足富貴等於浮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龍一蛇。與道委蛇。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一介。不以與一介。不以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功。被萬物而不爲恩。澤及天下而不爲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得已而受人之寵。則以德報德。善稱人。而過歸己。爲法受惡。而不辭去國。而不繫其名。絕交。不出惡聲。夫受恩不報。

非厚道也。恩多不能勝其報。又賢者之懼也。故常束身斂迹。不得已而後起。無多受人施。無多受人憐。浩然獨存。超然獨往。乃丈夫之事。彼惟受恩多之爲懼也。又奚敢假靈祈澤。增僕僕人間之勞哉。何謂貴大患。若身蓋人有耳目口鼻四支。故有飲食衣服宮室之欲。故有妻子之累。故有親戚故舊所識窮乏之事故。有悲愁哀苦。饑飽勞佚。牽連膠葛。相形相持。相謝相使。不得休息之患。故有愁五藏乏四支。陰陽寒暑。誤詒爲病。瘰疽疥癬。並潰漏發之患。故有憤爭兢持。戰鬪誅戮。亡國敗家之患。

皆爲其身役故也。此謂大患莫如身也。若無身何患之有而貴之爲大患也。亦然。夫貴所以爲榮。非以爲患也。然而爲大患。若身者何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獸惡其網。民怨其上。奚必敷虐。施暴。衆叛親離之日。而後爲患。自有貴而憂患俱矣。然天尊地卑。而貴賤分。貴乃天之所設。人之所不能逃者。必如逃貴而處賤。何以立天地乎。聖人處山林之下。而饕富貴。決性命者。居巖廊之上。山林亦不能一日安矣。惟體道者。無所不宜。是故貴以其身爲天下愛。以其身爲天下蓋。貴非爲患。私其貴於身故爲患也。貴以其身爲天下不貴。天下而貴其身也。愛以其身爲天下不愛。天下而愛其身也。貴愛其身不得已。而爲天下也。而然後可以寄托於天下之上者。彼其無所利天下也。不自貴而天下不知其貴也。不見爭端而天下莫與之爭也。來亦不辭。去亦不留也。故天下相與說而安之。惟恐不爲君。何患之有。是故聖人起家爲天下。被袵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及其年老功成。厭於萬幾。舉而予之人。亦無所吝。後王雖不以爲祖。禰而嚴事之。不敢忘。子孫雖不建。天子旌

旗而世世猶饗之不絕後之人不然既得天下不可以復失天下權一日去已求為匹夫不可得亡國之日子孫至無噍類則始於有心留天下之故也。寧獨天下然古之人三為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慍已貴矣可使復賤已富矣可使復貧後之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士大夫一日失官幾不欲生貧賤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此可與寄托功名者哉悲夫彼貴愛其身不如外物之甚也卒之身名俱敗而大患至然猶悔前術之未工而不知反性命之初也世之人項領交

望矣胡不視老子之言也此亦僕舊注并存於此

右第十三章論保寵持貴之過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搏音博混上聲皦音皎復扶又

反

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故謂之夷謂之希謂之微然既謂之夷希微則三矣三之非所

以語道既謂之夷希微則不可詰問矣不可詰問則混然一而所謂三者特就人之聞見搏執異其名耳天處上而明地處下而暗萬物處中而繩繩不絕惟此混然一者在上而不加明在下而不加暗在中繩繩生萬物而不可名終復歸於無物而不可知故方其爲萬物毋也安得不謂之狀安得不謂之象而實未始可見未始可聞未始可得以及至於不可致詰故謂之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而已不曰無狀無象謂之惚恍而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謂之惚恍是知老子不獨以無聲無臭者論道而盡形聲色化之類還歸於無聲無臭之中法眼洞觀不礙一物此天命以上之論也蓋察萬物之初而未始有形不惟無形而且未始有氣不惟無氣而且未始有名於無名之中而忽滄然有一物謂之氣有氣之後而忽塊然有一物謂之形比其終也形復銷盡獨存其所謂氣氣復銷盡獨存其所謂名名之久復銷盡而歸於無名然則所謂狀果有狀而象果有象乎無論未生之前謂之無已化之後謂之無卽今之有非真有也石火也電光也罔兩也蛇跖蜩甲也聚沫也泡也芭

蕉也。幻也。夢也。響也。浮雲也。故曰無狀無象也。惚恍也。未生而謂之無。已盡而謂之無。猶存有之論也。非道論也。此道也不獨無狀無象。亦且無古無今。迎之於前。不見其所始。隨之於後。不見其所終。謂古初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古初無物。今惡得物。第執古初之物。以御今之物。以是知古初猶今也。是謂論道之紀矣。列子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冉求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孔子曰。可。古猶今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也。陸子靜曰。千百歲以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歲以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皆此意也。

右第十四章論道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強其大反敦音堆渾上聲

此善形容有道氣象也。今之爲士者。惟患人之不

知昭昭乎若揭日月行耳古之善爲士者不然惟務闇然自脩藏器韜光潛冥洞極粗盡而微微盡而妙妙極而玄至於空虛之至而無所不通鬼神莫測其行藏造化莫知其涯涘若谿工之處於魏國列子之居於圃田誰知之哉天不可度地不可量而擬之曰圓曰方者強爲之形容也今欲狀至人之容使後世有聞焉亦強爲之容而已強爲之容如何冬涉川者方冬徒涉非有大不得已者迫之孰敢至人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其象如此畏四隣者隣封密邇觀釁而動朝發夕至爲難甚易至人夙夜警畏常恐獲罪於神明而啓釁於人間其象如此豫與猶多疑之獸名取其不果之意儼若客者不敢進寸而退尺也古者主人未問客不先舉也渙若冰將釋者冰泮易溺如恐陷也以上四語皆畏慎之意至人應世之象敦兮其若樸者如木未雕質無文章也曠兮其若谷者虛而無藏亦無不受也渾兮其若濁者受汗納溦和光同塵不與物分別也此三語者皆渾沌之意至人混世之象其可見者如此平平無奇耳顧其濁非世人之濁安非世人之安也中

老子通卷之上  
民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至人濁其文。而清其質。安其體。而生其意。雖濁而靜之。徐清如水之汪洋。渟澗而所以燭天地。鑑鬚眉者。在焉。雖安而久之。徐生如山之崔嵬。凝肅而所以生草木。居禽獸者。在焉。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謂之微妙玄通也。夫至人何爲能保此道哉。惟其體冲虛之妙性。而不欲盈。故耳不欲盈者。卽上文所云七若之事。世人持上人有物之心。故能新而不能敝。至人不然。惟恐我之爲天下嚆矢。而天下之明已也。故能敝而無新成之圖。食舊安成。貴因循。重改作。故與天地俱敝。而自古長存。以爲已則長生久視之道也。以爲人則長治久安之術也。至人之所保。與衆異哉。冰將釋。舊多爲心融。理釋無所疑滯之解。今以韻讀之。殆非老子意。且心融理釋。則內境之妙。而上下文皆髣髴氣象。抑畏渾樸之辭語。亦不倫。

右第十五章言有道氣象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没身不死

芸音云

性命之學莫貴於虛莫善乎靜管子曰館不辟除  
貴人不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莊子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  
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虛之  
又虛靜之又靜此謂致虛而至於極守靜而至於  
篤也是自空也以觀萬物之變則不見萬物之實  
而見萬物之虛不見萬物之動而見萬物之靜雖  
遁生迭長充滿覆載而吾獨觀其性命之初握造  
化之真體游窅冥之始境眼底無全牛矣是又空  
萬物也必空萬物而謂之自空也蓋虛靜者性命  
之本然也物雖芸芸枝葉扶疎而終各歸其根皆  
出於機而入於機也波生於水而歸於水火熾於  
空而滅於空也然則其出於機者乃倏然有動之  
用而入於機者則端然無動之體也有動之用造  
化之所以役物而無動之體萬物之所以還造化  
也世界則有成住壞空人物則有生老病死如環  
無窮終則有始非變遷之異事乃古今之常理知

此者謂之知道而愚者竊竊然顧以私智小見分別於其間於是悖性而作詭命而行以生爲常以死爲變將持有爲之事而竊天地之機以與造物者爭衡力斃神喪凶何如之故迷於妄者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何能容也至人皆常之則天地覆墜且不與之變而况仇讎恩怨之小哉無不容矣容則公其身於天下尚誰私乎故天下羣而王之與天合度與道合真生非有生死非有死沒身而不殆盖有不死者存矣觀復者在易則爲雷在地中在堯夫則爲月窟天根在人心則爲思慮未起之初在玄門則爲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在禪則爲本來面目蘇文定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

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蘇子此解與朱子異然亦超脫可喜錄之

右第十六章此章貴虛靜復命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如此章者殆是謂矣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之世下知帝我者誰耳徒以名相聞都忘其力其次有親之譽之矣爲有不愛已者而後有親之也親之而後譽之以爲不愛已者勸也又其次直以威劫其民民知畏之而已又其次又以其君爲不足藉賴而陵侮之事起矣故有湯武之師焉桓文之功焉蓋真漓而信不足故下與上異心而亦不之信也不信則雖煩其文告之辭多其盟詛之會而民之疑且畔彌衆矣若太上之世秉直蹈

誠雖一言不欲輕加諸民猶猶然貴之而不發及夫功成事遂皆時至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而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百姓皆曰我自然而已曰我者未嘗知上之功也曰我自然者又未嘗知已之爲也此渾渾噩噩之風也

右第十七章論至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仁義孝慈忠雖不可與僞同論然道散而爲德其末流必至於此可畏哉是故有下文之高論王文定曰至德之鄉相愛而不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言其相忘於大道也迨夫仁義之名旣立而人爭趨之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世與道交喪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薛君采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知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僞也勢所必至故曰知慧出有大僞蘇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右第十八章言道爲天下裂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今平聲見音現

道藏於人心其炯然有覺者爲智智之至者爲聖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也顧聖智出於無心天下皆美聖智而趨之於是乎權變謀慮揣摩縱橫奮然起而適爲天下害至人恐天下惑於聖智而失真愈甚故不貴其華而務其實曰絕之棄之則民返童蒙之初而爲利大矣孝慈天性也卽仁義之實也自世人標仁義之名而投迹者衆苟可以傳名則黷亂爲仁踈跂爲義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孝爲僞孝慈爲僞慈而性命之真失矣故絕棄世之所謂仁義而後孝慈可復也世俗以機巧利便相高每患其不及雕琢纂組機械肩鏞斗斛權衡文繡珠玉爭至競起而不復顧忌故盜賊利其有踵其智窺其隙而攫之絕巧棄利此其中無可欲者矣盜賊何由起哉所以必絕棄此三者何也聖人貴質而賤文質者有餘之事文者不足之事也聖人知三者之爲文不足也故欲絕之棄之而屬之於質不事表暴而獨著純白見素也機事盡忘而不

琢不雕抱樸也澄湛昭曠與神明俱少私也日用  
飲食節儉粗給寡欲也以此治身則游神羲皇之  
前以此治國則躋世仁壽之域屬之於此豈非渾  
然太質而綽然有餘之事邪終不以聖智仁義利  
巧諸有爲之業易此矣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  
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善疏老子之意矣絕聖棄  
智絕仁棄義非過聖智仁義之言乃不及聖智仁  
義之言也自中庸而下則視聖智仁義如在雲霄  
間矣而游於大道之初與天地並而日月齊者將  
使萬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豈復太息而  
言聖智仁義哉然則聖智仁義可絕乎安用儒者  
之言曰天地之道大不能不分而爲小一不能不  
分而爲萬本不能不降而爲末所貴言道者小而  
不失大之宗萬而不離一之統末而不失本之意  
則何惡其爲文何患其爲不足哉聖固老子所尊  
也有之用不廢也樸散爲器亦用爲官長也無私  
成私無欲成欲無不可也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  
所資也豈能剗天刮地無復爲乎且絕聖智仁義

而存孝慈此何義乎若使文滅質博溺心卽五千  
微言不免爲刑名縱橫所假藉聖人猶將吐之故  
釋氏有呵罵之徒莊子著糟粕之論老子且自將  
絕其教之不暇而暇絕他氏之教乎天下未有非  
真而能動者也匹夫匹婦不可以僞惑真之所至  
無乎不可孔孟之所謂聖智仁義者不離真而言  
者也老子之所欲絕者失真而言者也讀者貴以  
意得可也難與不知者一一而分明也

右第十九章此章貴反質之意按夫子論繪事  
後素而子夏悟及於禮夫子許之儻亦許其見  
素乎夫子蓋惓惓於先進矣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  
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音偉悶音門食音嗣

世人之學思慮善否參稽爾我蕩蕩乎博采廣收  
於文章度數之間而爭得失於毫釐尺寸之際鑿

其性之自然而從事於僞其究跂慕矜誇寵辱哀  
樂致憂多而違道遠矣聖人爲道貴乎日損不學  
亦不少多學亦不亂自然而已絕之可也故世俗  
之學以唯爲恭以阿爲慢以善爲貴以惡爲賤作  
種種分別想懸於天淵而知道者視之相去曾幾  
何哉顧其真何如耳真唯則不唯可也阿亦可也  
真善則無善可也惡亦可也不真則唯亦豈恭善  
亦豈貴固有名唯而實阿名善而實惡者何所分  
別爲哉故至人以爲睢睢盱盱吾誰與俱而不敢  
傲然肆其無忌之心小心慎恪與物無忤闇然內  
脩惟異是畏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如此  
而已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道者荒忽無常豈  
有窮盡哉但當與人無異而已何必拘拘稱孰善  
孰惡也衆人溺於所好熙熙然奪於物情外遊是  
務心憤乎內目眩乎外如享太牢之滋味如登春  
臺之美麗趨僞逐景去道遠矣至人深究其妄自  
守其中澹然泊然不動不兆若嬰兒百日之前含  
德未孩之際與物委蛇而已遂可隨世混迹與物  
同波心融形釋與神爲一若虛舟泛泛而東西木  
葉飄飄而高下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莫知所

如往也世人徇其所知自謂樂有餘至人粃糠名利針芥軒冕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曰若遺終日如愚不虧其神故曰純純今世人用神於外增求多聞若揭日月而行至人靈光內燭被褐懷玉故曰若昏世人嚴明苛刻見察淵魚智窮毫髮而不知止也至人窈窈冥冥默然難知故曰悶悶海之爲物八紘九野天漢之流注焉而不滿至人之心不滯方隅離諸邊徼故曰忽若海漂兮似無所止故人貴有用之用而至人獨貴無用之用行若曳槁木心若聚死灰故獨頑似鄙非欲異於人而人自異之獨與元氣俱夫嬰兒何知哉貴食母而已至人何知哉食於萬物之母而已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是也凡衆人之事皆俗學也凡至人之事皆真學也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此章老子自形容其氣象分明盡出無懷葛天以前人物當與微妙玄通章參看下文孔德之容亦如是而已老子新出於沐熱然似非人而見之者疑其眩壺子未始出吾宗而相之者期爲死唐舉曰吾聞聖人不相至人之相惟至人知之

老  
子  
道  
卷  
之  
上  
而或者以爲頑以爲鄙以爲昏昏以爲悶悶固其  
宜也安知其游於物初也哉

自聖人以至於百工技藝皆欲得其人而繼其學  
不得其人則曰先師之傳其絕於我乎而不免於  
憂老子自謂吾之學卽絕而吾無憂蓋無奇之至  
以吾之學視世人之學如唯阿善惡相去幾何也  
吾但有人畏亦畏而已荒乎未央以至於頑且鄙  
而已曾何奇哉絕之可也此僕之近解亦附此希  
言自然亦絕學無憂之意蓋歎世之人不言自然  
而專驚夫有爲也

右第二十章此章貴絕學因自狀氣象董思靖  
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爲達人大觀本  
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意也此固太上忘情  
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  
名處着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  
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冥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  
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承上章而言大德之容貌若所云微妙玄通及  
泊兮未兆以下者何以與人異哉道本如是德亦  
如是而已道之狀云何恍似有也居有非有惚似  
無也居無非無有無難定矣然而其中固有象也  
其中固有物也非無也窈兮冥兮尤不可見然而  
其中固有精也精甚真而信不妄也信卽真也真  
生而有精精生而有物物生而有象象生而有名  
名之曰道實有一物之可指矣此名長懸於天地  
之間而古今不廢天下之衆美從此出焉閱字從  
門一一而數其所出之義喻道爲萬物之門而經  
歷於是也衆甫指天地萬物稱衆美者見物無非  
道之義然者所以然也又言吾何以知衆甫之所  
以然哉知之以此道耳道出於恍惚窈冥之中而  
有實體故曰常道衆甫生焉至人葆恍惚窈冥之  
道而有實得故曰孔德衆美具焉故曰惟道之從  
也蘇文忠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禪伯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皆自古及今以閱衆  
甫之義

右第二十一章狀道德之象孔子曰神無方易

老子通卷之四  
無體顏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故知不獨廣  
成禪伯之論與老子合也道果難見乎然則其  
所謂物所謂體者何哉不見其形當察其影曰  
約禮曰一貫孔門之影也曰抱一曰混成老子  
之影也不可謂之無別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窪鳥瓜反  
見賢遍反

曲一偏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道各有所限而才各有所短若手足耳目之各執一官不能兼也而終不見天下有遺能惟不兼能故有全能矣故曰曲則全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途有東有西而通諸夏也川有源有委而通諸海也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也徑情不可以爲直矣故曰枉則直川谷窪下而衆水就之地道流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故曰窪則盈表敝而新之以葛葛敝而新之以裘不有虧也其何以成故曰敝則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一人可以令百人而

兩人不可以令一人道不欲多則雜雜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可救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多指亂視多語亂聽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不務多而務少還守其一以爲天下極一者至小而至尊者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致虛守靜歸根復命皆其事也下復申明曲則全之義言聖人惟務闇然自脩不自表暴以求人知也故其道日章而明好善用中樂取諸人惟恐不聞其過而不敢自是也故其德愈新而彰有功而不伐故天下稱功有長而不矜故天下稱長夫爭逆德也乘人之不能而取其名利人之短而者其長此與操刃而劫者何異是故聖人恥之不爭則天下服其德服其功而又服其所以居功與德者誰與之爭哉夫聖人惡能以一手一足盡天下之事其不自見不自是真以爲於道未有萬分一也其不自伐不自矜真以爲衆人之功能而非一己力也非徒爲退託而已此所謂一偏之曲也然而天下之至名歸焉則古所謂曲則全非虛語也惟曲而人以全歸之誠哉是言矣

右第二十二章表無能之能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音標

天下之言多矣而希言自然自然者感應之常理勢之所必至也如陰陽調風雨時不鳴條不破塊爲和爲甘則十日五日時至而悠久若陽擊陰闢相持而不下猛烈急暴當其時若不可嬰而執不能終日驀然止矣此自然之理也雖飄與驟豈非亦天地之所爲乎而天地不能逆自然以爲久又况人力幾何能逆自然之理乎喜怒失節動止無常矯異以爲高狂躁以爲適突如來如焚如棄如何可久也無足怪者蓋道德之體本無乖逆得則自得失則自失從事於道者卽同於道矣從事於德者卽同於德矣反道悖德從事於失者亦同於失矣豈有從事於此而不同於此者乎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以至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蓋己之信不足人亦以不信應之得失之數象其行事此感彼應歡然就而不逆也

古語云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正此謂矣此非理執之自然而不爽者哉得亦自也失亦自也非人之所能然得必得也失必失也而又不能反乎其自然行險徼倖徒爾爲矣

右第二十三章論自然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企通行去聲惡烏路反處上聲

舉踵曰跂張足曰跨以立之未高而加之以跂反害其立矣以行之未速而加之以跨反害其行矣以人不我見而高自銜鬻將以求明滋不明矣以人不我是而過自稱許將以求彰滋不彰矣本有功也張而大之更無功本有長也震而矜之更無長矣夫其所見所是所功所長者非無足稱而加之以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則并其所有者舉無足觀與道爲梗反成長物譬之食非不美而棄餘則穢形本吾貴而附贅則醜不惟無用且爲衆人之所惡有道者不處也有道者以深爲根以約爲本以退爲進以辱爲榮深藏若虛盛德若愚功成名

遂循天之理無所不忘無所不有憺然無極而衆  
美歸之非以是爲恭也性體虛空本無我相性體  
廣大本無止所安見有餘之在已不足之在人又  
安知我之有德於人而物之被我德哉譬夫以手  
救足以足救手而米嘗稱恩耳不足視目不足聽  
而各不相傲混然大同而已

右第二十四章卽有其德喪其德之意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強其文反

夫道之爲物非清非濁湛然常存非南非北萬派  
莫分千和萬合極物之真原其本來先乎覆載混  
然成體道之元也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無聲寥兮無象空洞窈冥隨迎莫見卓然獨立喪  
其匹偶無所依附而未嘗遷革經縱緯橫幹運不  
忒行於羣有而未嘗有危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離  
之則殞得之則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道體如此  
亦何名哉聖人見萬物之莫不由也故字之曰道

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大猶有止也故又名曰逝曰遠遠非荒而無歸也故又曰返杳出八荒之外而逐之不逮返入靈府之內而潛之益深周而復始遠而復近歸而求之人心足矣故道爲域中最大之物其次天大次地大次王亦大王者人耳而至與天地比大豈非以道故邪王者欲盡人道無他法地與天而已法地與天無他法道之自然而已惟自然而後可以稱混成七竅成而混沌死仁義分而大道破此道之所以貴自然也此章諸家注多可觀者今錄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蘇子由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薛君采曰凡物有因則執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

可爲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  
曰大薛君采曰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  
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  
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  
名吾與之名也王文定曰大道道也聖人直謂之  
道斯亦足矣恐人泥其名迹妄有執著非惟不能  
以入而於道且有害也故輾轉變易以掃道之名  
迹以破人之執著其要歸於使人識其本體而已  
名體也字用也不知其名則體既不可以示人矣  
因其爲萬物所共由也而字之曰道所以表其用  
也然未有無名而有字者也因其爲萬物所共出  
也而強名之曰大又所以擬其體也然大之體非  
一定也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  
不窮也有遠之象焉逝矣遠矣使其離此而卽彼  
則亦不足以爲大也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  
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  
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薛君采曰  
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  
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  
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爲因自然也蘇子由

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第二十五章形容道體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離去聲處上聲乘繩證反

蘇子由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多天虧薛君采曰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行欲輕而不敢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柰何萬乘之主非輕小也而可不自重爲者處身重則垂旒端冕

完精葆神而身安處事重則馭朽履冰持體慎發而國安苟以身輕天下則禍敗之應從其失道之淺深而至矣輕則乘喜而賞乘怒而罰狎昵私邪或婦人俳優爲政以不密而起釁以亢極而無輔其禍移之於臣輕極而躁則與居失常賞罰倒置財匱民勞人怨天怒求爲庶人而不得其禍并之於君矣故靜重甚貴趙克國諸葛孔明之用兵李沆之爲相皆用此道王莽躁而多事安石喜於有爲宜其不保慎之哉

右第二十六章論躁之失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適音摘楗巨偃反

神無方易無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爲乎無爲行乎無行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空中鳥何迹之有莊子曰言之足終日言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盡物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夫是之謂不言之言不辯之辯何謫之有聖

人守一於上使長短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不損其才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安用留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故無以關捷繩約爲也斯善用道者之效也聖人又善救人善救物世之君子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善則喜其同已而救之不善則惡其異已而棄之夫有棄人棄物吾亦一人一物耳何以爲聖人至人者其道大廣其心無偏疲癘殘疾皆吾兄弟牛溲馬渤盡入藥籠任其材性之宜因其一節之用曲而暢之咸之大道故不忍一夫一婦一蟻一虫之失所而皆救也此之謂襲明襲者重也明而又明其明繼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曾度羣迷如燈之相傳而不絕也夫聖賢之生天非獨厚之將使之覺天下之愚不肖而命之以爲師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天下之爲聖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非聖賢無以教愚不肖之人非愚不肖無以溥聖賢之教愚不肖得聖賢而後有所事聖賢得愚不肖而後有所使故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且堯舜非朱均不揖讓湯武非桀紂不征誅伊尹太

公非其時功不立龍逢比干非其君忠不揚孔子  
非商賜之徒無起予之歎而教不明若顏子亞聖  
非助我矣疾風知勁盤錯知利爲淵毆魚者獺爲  
叢毆爵者鷓他山之石攻玉良醫之門多病皆以  
不善爲善人之資也彼不善皆吾類也皆吾藉也  
胡可不愛哉不貴其師則失其主矣不愛其資則  
失其輔矣雖聖人必有師爲道無窮也又必有資  
公其道於天下而不忍自私也此聖之所以益聖  
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而謂之曰知吾不知也故  
曰雖智大迷是謂切要微妙之道知之者希哉

右第二十七章言聖人善爲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

復並扶又反長上聲

王文定曰知知子之知也有運用之意守守母之  
守也有主宰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  
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下衆流之所歸也式法也  
亦歸之之意常德真常之德也嬰兒言其和也無

極言其虛也樸木之未鑿者言其質也皆指常德  
言此章變文叶韵反覆吟咏與詩體相類既曰守  
雌爲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謂爲谿之  
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  
於嬰兒申而言之非謂常德之外別有嬰兒可歸  
也下二者倣此蓋天下事非柔所能獨辦固有時  
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  
所能獨成固有時而用貴也此聖人之所以必知  
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  
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  
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  
晦也賤也物之始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之  
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  
下之母歸之矣天下之母歸之其子焉往所以爲  
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者以此真常之德不離  
於其身而已苟常德而不離焉則雖至剛以辦天  
下之事至明以照天下之情至貴以臨天下之賤  
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復歸於其根  
而已巍巍乎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故曰  
復歸於三者云或謂知有能爲不爲之意知雄守

雌謂才足以爲雄而不爲寧爲雌而已此言近是而實非也勲華之聖德配天地功高萬古不雄而能若是乎但其有爲之業皆自無爲出所謂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出怒無怒則怒出於不怒者也執中之妙正在於此聖人之雄異乎人之雄矣若如或者所云則聖人棄萬事於不爲而守雌以邀天下之歸已也豈理也哉毫釐之差不可不辯官長一官之長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如木樸然破散離析而爲器用聖人未嘗不資之以爲用特用爲一官之長耳是以九德六德三德以下各有所官而帝天下者必聖神文武如天之無名而後可故曰大制不割蓋有裁斷而無分裂而未始無裁斷此聖神文武之妙用也豈散樸溲淳如後世察察斤斤之治哉

右第二十八章貴守樸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响音虛去

上聲

此申上章之意取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高帝約

東而紛更之之取神器承樸散之器而言爲天下者必不得已而後有爲乃可蓋天下非常器神器也天下至大民心至神與道合機而後可以持此器雖有百人之聚不循自然必齟齬而不服雖有升斗之器失其常然必顛危而不安天下者人之大利大害存焉御之有道則安富尊榮畢羅可致之欲而莫之窮禦之失道則羗夷起於轂下敵國生於舟中左右前後莫非怨家勝負禍敗生於反掌蓋造化之所司宰鬼神之所柄執而非人器也神也神則有莫之爲而爲者聖人亦莫之爲而爲則人與神合而可以持此器有爲則迹而不化人而不神敗矣失矣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是也曷爲不可爲不可執也物理之常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成或隳而壞不齊如此因其執而導之易簡而理得違其性而擾之煩勞而罔功聖人順其機而不敢逆循其變而無所堙特就中去其過當者而已而無敢多事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所謂不爲已甚也必求如我之意而後已則紛更多事之憂生而執亦不能盡如吾

意豈老成之長慮哉秦築長城以拒胡將爲萬世子孫不可動之基而不知天下之亡之者已四面起故黃霸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耳不寧維是雖王者之治必世而後仁求治太急召亂之道也人知後世之治多爲一切非曠然大有爲之業而不知帝王之道本如此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禹之尚忠湯之尚質文武之尚文皆非聖人能爲之也時也聖人不過因而成之耳以事言謂之甚以財言謂之奢以德言謂之泰皆易簡之反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若此章是矣

右第二十九章貴無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好去聲還

音旋處上聲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

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  
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况以兵強者邪果決  
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  
之耳不敢以取強故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驕果而不得已皆所以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  
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  
嘗老以死兵強天下壯矣能無老乎能無死乎

右第三十章言兵不貴強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  
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惡烏路反處上聲  
下同樂音洛下同

王文定曰兵殺人之器物故惡其不祥而有道君  
子不處也或禁暴止亂伐罪弔民不得已而用之  
君子亦憐怛悲哀以喪禮處之以示吾不嗜殺人  
之心盖天道左東而右西東方盛德在木主生也  
而人道之左肖之西方盛德在金主殺也而人道

之右肖之故君子平居吉禮則貴左所以見其好  
生也有喪凶禮則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貴  
右是以喪禮處之不得已之心見矣下文又詳釋  
之勝而不美言雖勝人而不以爲美事按此章自  
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義疏語而傳習之久混  
入於經者也詳其文義自見或者老子因古語而  
釋之如此哉語曰夫善用兵者與物委蛇坐制其  
命智謀未決不可稱兵無勝心者可以言戰無輕  
志者可以慮敵無有其有者可以爲謀主智生於  
不自用勇生於不自恃兵之大患莫患於久暴師  
能以百戰取天下不若一戰而天下定能一戰而  
定天下不若不戰而天下歸故兵行無形多勝之  
國其末不克兵道好還故盛者衰之始敗者勝之  
首炎炎之下肅肅基焉是故聖人慮微兵有三戒  
一曰怒二曰恃三曰無名能以兵爲懼者民之司  
命也能以戰勝爲慮者國之司命也且兵以道爲  
本權行之殺人毒人以爲仁取人之天下以爲義  
非深於道者疇克之人者萬物之至險者也惟不  
險者爲能勝之勝已之心然後勝人之心勝人之  
心然後勝物之心勝物之心然後能天天道尊生

而畏殺至殺之中有至生至忍之中有至仁好生  
惡殺者上帝之心任德不任刑者聖人之事天地  
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主柔弱平居則貴  
之陰主刑主殺主剛強用兵則尚之授人以凶器  
教人以殺人豈孝弟慈惠之心哉

右第三十一章言兵之不祥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常無名爲體甚微而發於用始大故樸雖小而  
至尊天下不敢臣也匹夫得道尚能使其所居之  
地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也侯王若能守萬物有不  
賓服者哉今夫天地相合冲氣升降而烝爲甘露  
以潤萬物不待有詔令分布而自均齊也聖人體  
道凝和以澤四海賓萬物亦如是而已及夫樸不  
能不散而爲器器不能不制而爲名天下之名寔  
多而樸寔散雖執之所趨必爾而聖人於此有微  
節焉從有名之後而不忘無名之意貴因循重改  
作宮室取其備燥溼止矣不求於麗飲食取其禦

老子道卷之十一  
三十一  
饑渴止矣不求其珍官屬取其任使令止矣不求其備故雖不能反茅茨土階汗尊杯飲之舊而不至爲峻宇雕墻酣歌恒飲之失雖不能反結繩抱甕赫胥栗陸之治而不至爲桁楊桎梏頭會箕斂之害雖非混沌之初而不至於去道遠甚故免於危亡之禍若一往而不知止如迷子之去母愈遠則大亂之端而已豈不殆哉故道爲天下之極不可斯湏忘猶江海爲川谷之宗百折而必東也樸不能不散而爲石水不能不分而爲川谷顧名立而知止知止非樸亦復歸於樸川谷分而爲江海江海非源亦復歸於源雖有名期於不失無名之初此善以道治天下者也

右第三十二章此章貴樸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知人也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於內者以道自勝人雖有力力盡則屈惟自勝者爲能常勝千萬人吾往矣知足者達生委命隨在而足衛公子荆是

也自奉雖薄而常以爲厚日給雖不足而每以爲有餘矣苟貪欲無厭雖富有四海而慊然不充終身豈能富乎不行而望至未有能遂者也強行者日復日歲復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轉不退輪其行遠矣可謂有志者矣物各有所數徒業則無成不爲事更不爲物遷恬而安之若其性然者久矣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死則亡不亡則不死今日曰死而不亡何也請覆而喻之今天下之不死而亡者比比焉有不死而亡者豈無死而不亡者哉昔有問龜山以顏跖之天壽者龜山曰顏子死而不亡也朱子非之曰龜山所謂不亡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焉則物而不化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必有分矣物而不化則幽滯鬼耳固非所以語顏子顧今誦顏子名而莫不竦然敬者意顏子猶在乎古今公共之物卽顏子顏子者寓名耳何必名回而字淵者然後爲顏子哉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是故常在天地間也論者又曰死而不亡者性不亡非精神魂魄不亡

此又影嚮之見耳性外無形形外無性有生於無  
無復爲有聚爲有象散入無形當其聚也則稱爲  
精神魂魄不亡亦可稱爲性不亡亦可稱爲形不  
亡亦可且性依形而立者也形旣亡矣性安得獨  
存故謂亡則俱亡存則俱存可也通此論者然後  
可謂達天人合有無知晝夜之道故非世人所能  
喻也

右第三十三章言有道之事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汎無止極之意道洋洋滿天下而無所不在可以  
左可以右執之者非也物之生也賴道以生六合  
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往者資之求  
者予之而未嘗辭其勞物旣生矣功旣成矣而退  
然無端寂然無言曷嘗名其有曰生曰成其愛養  
萬物也甚矣而若萬物之自生自成者又未嘗爲  
之主夫逸者易任勞者多辭孰能任資始之勞而  
不辭不辭勞者必將名之以爲有人亦將歸之以

爲主而其不名有不爲主者又多善辭而不任也  
又孰能成而不有愛而不爲主惟道而已故自其  
漠然無欲至虛至無而未始有秋毫纖介之形數  
有所不能分意有所不能致則可名之爲小然至  
於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廣廣乎納羣象如稊米包  
四海如壘空此其過穹窿浩博之名不可爲量數  
者安得不謂之大也聖人之心亦如是而已漠然  
無欲至虛至無故萬物自歸之而成其大道如自  
謂生物則與物相去無幾耳聖人如自謂生民亦  
與民相去無幾耳道惟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小可  
以大故稱道大然爲道者不從大始而從小始此  
王公之所以稱孤寡不穀而以一爲天下貞也

右第三十四章論道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

天垂象於上顯其仁而不顯其用示其道而不示  
其迹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天下之民優  
游於自得之場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而無天札之  
患孰不歸往哉人皆歸往而聖人未嘗有作爲之

害以傷其性命之真故安而無危平而無傾坦然  
道化之中而享太平之福也今夫作樂設餌以待  
來者豈不足以歡客哉過客而樂餌皆止無所用  
矣若夫執大象以治天下者未嘗令人喜未嘗令  
人怒是無味之味無色之色無聲之聲而無用之  
用不可以勝窮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右第三十五章此上章之意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  
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之道柔道也然柔極不生柔而生剛此理執  
之自然至人不能違也然曰必固不到千忍萬忍  
處不發予之之極而後取喻之之極而後張若有  
欲取欲張之心必不能到極處此老子教人之意  
也又恐人借此以爲陰謀之術故曰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弓當在彀刀當在鞘一  
切利兵當藏府庫之中不可露陳於外即此至柔  
化剛之語不可萌於心見於爲又豈可陳於訓哉  
慎之秘之勿枉殺天下人也老子之意惓惓矣然

則老子之言不爲陰謀用乎曰顧其人何如耳美惡不嫌同辭然有辨矣陰謀者讀之必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姑與固相去懸甚必曰機伏於九地之下而發於九天之上此之謂勿以利器示人也而不自知其樂殺人之心與老子懸甚故陰謀之言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而老子中並無此語且夫詩禮發冢仁義竊國從孔氏而亂世者亦有之矣寧獨申韓之於道德乎老子之薄仁義以道德也申韓者挾道德而薄仁義者也忍之爲字從刃從心刃安心上於已尚無情甚矣忍於耳目故能聰明忍於形骸故能一體忍於妻子故能仁民愛物無情之至而後情生焉故芻狗萬物而後能生萬物芻狗萬民而後能生萬民徒煦煦無爲也老子又恐天下不知其意而專以芻狗從事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至於陰謀家果竊而殺人老子固知其窮矣又曰老子立言乘人心之所欲而教之也曰汝欲取之何不固與之邪使人且固與則取自亡矣惟無私也故能成其私亦此意曰汝欲私何不無私邪使人無私則私自亡矣然自然之數未嘗不取未嘗不私

孰禦諸自孔孟立言始痛以私欲字爲戒然時尚有之也顧言殊渾成不露耳蘇子由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執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執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者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者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者如商賈巧於射利也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而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者方相傾相軋而吾獨待之以柔弱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弊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執之自然而居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方其托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前而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勝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呂知常曰天下之事萬物之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陰陽尚爾况其他乎惟聖人知倚

伏之道則能探於幾先照於未兆乘理以制天下而妙於用權權者用也權所以濟實實者體也實所以行權將欲喻之弱之廢之奪之則吾固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俟其幾發而後應之曲成萬物各盡其性既以實道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得先知之吉可謂沉靜而明乎事幾其兆雖微其道甚明矣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喻必是本來已張然後物之喻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王文定曰將欲者將然之辭必固者已然之辭薛君采曰魚潛深淵則活躍動而脫於淵爲人所制矣國守柔弱則安矜其威力以示人則執窮力屈而不可保矣又曰老子此書戒人之用剛也而先儒多以權詐陰謀議之則未然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病之况權詐乎陳平本治黃老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右第三十六章貴柔弱老子嘗曰以奇用兵此其奇者邪然老子雖用權實未嘗有用智自私

之心此武王太公所不廢者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常無爲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爲者其妙用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無物然後物物故貴無爲也王侯無爲而萬物將自化惟無爲之不能耳胡患不化哉顧人心好變而無事甚難泰平久而驕淫漸生荒穢多而釁孽漸起加美於本質增多於易簡而名迹漸章如嬰兒之長而情實日起

固欲有所作爲矣聖人辨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凡一切有爲之法如可尚之賢可貴之貨可欲之事可制之名皆卻而不爲而惟脩玄默以鎮之久則無知者無欲有知者亦不敢爲而欲作之心自靜矣夫無名之樸難言矣一着有爲卽爲有名卽非真樸使聖人有欲樸之心而故執此以鎮天下則上先有欲而猶未免爲之之形何以使民化故聖人雖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淵然默運不知其功夫是之謂真無欲夫是之謂真靜故樸全而用大

老子通卷之上  
天下各全其性命之常而歸於聖人熙皞之天也  
是可見天下之執常患于有爲聖人之心始終一  
於無爲上無爲則下亦無爲此所謂無不爲也後  
世紛更擾亂以至魚爛而亡者可戒矣

右第三十七章論治貴無爲

老子通卷之上

